

天子策

伊锦◎著

恢宏历史大剧，2010年最值得期待的后宫言情。

亡国公主落入尘埃，落魄天子埋身豺狼
当阴谋颠覆爱情，面对家仇国恨，
天下兴亡，她将何去何从？
缱绻转身为仇，谁将真心错付？

1247.53
240

天子策

伊锦◎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子策/伊锦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80240 - 532 - 5

I. 天… II. 伊…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6730 号

书 名: 天子策

作 者: 伊 锦

责任编辑: 许 健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1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当年舞却醉颜红·····	124
【第十二章】	杜鹃声里斜阳暮·····	137
【第十三章】	铁马金戈入梦来·····	150
【第十四章】	寂寞空庭秋欲晚·····	163
【第十五章】	缘生缘灭还自在·····	176
【第十六章】	疏星历历隔窗明·····	188
【第十七章】	冷雨似泪入酒坛·····	201
【第十八章】	须将霜叶作杜鹃·····	212
【第十九章】	独留青冢向黄昏·····	223
【第二十章】	为谁风露立中宵·····	235
【第二十一章】	相思血泪抛红豆·····	247
【第二十二章】	似此星辰非昨夜·····	260
【第二十三章】	开到荼蘼终未了·····	273

天子策

【第一章】	银瓶乍进铁骑突·····	1
【第二章】	流光抛尽鸦啼月·····	14
【第三章】	经年尘土满香衣·····	26
【第四章】	相思一点风流醉·····	37
【第五章】	夜凉谁寐凌波梦·····	50
【第六章】	梦听余音夜不寐·····	62
【第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城·····	75
【第八章】	肯爱千金轻一笑·····	87
【第九章】	浮生长恨欢娱少·····	99
【第十章】	十年一觉扬州梦·····	112

【第一章】

银瓶乍迸铁骑突

夏夜溶溶，月亮不过升到了半个树梢，星辉就迫不及待地穿出云层，从墨黑的天幕中斜斜坠落。

远远近近，那些如鸟斯革、如翬斯飞的重檐屋顶，如同镶上了一层灼灼的银辉，衬得檐角那些平日里看似无比笨重的翬鸟，轻巧得好似要冲破云霄，展翅高飞而去。

偶尔有一两阵微风乍起，叩得不知挂在何处的水晶帘子撞击着发出碎玉一般清透的声响，越发显出这夜的静谧了。

两三缕光穿过月洞门落下去，满满一架子挤挤挨挨的蔷薇，落英飘飘，惹来一院的暗香浮动，连默默流动的空气都被这花的香甜浸得醺醺而醉了。

“紫薇帝王星，黯淡之中却又隐隐蕴藉光华；赤芒天煞星，光华灼灼，却注定了久盛必衰。明帝萧逸与琅琊王萧乾，明争暗斗了十年，鹿死谁手，只怕尚不可知……”

清清晰朗滑落的一串动人声音，清越得好似四月暖风过处，一只女子纤细的手抚过湘妃帘下挂的那串铃铛，叮当作响，溪水般清凉。

琉璃的月华与斑驳的树影交错纵横，如烟似雾地笼在一个穿着简单碧色宫衫的女子身上，映得那个长身玉立的身影，似露水染成，流雪回风般清丽幽婉。

隐隐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如一支穿云破月的长箭，由远及近，划破一池静水，一个同样宫装打扮的女子两手提着裙角，踩着纷繁的碎步奔了过来。

“子夜，子夜……”

绿装宫女喘着短而急的气，一手抚在胸口，一手搭在月洞门上，半个身子斜靠在门洞上，几乎虚脱了过去。

“小竹？”超然于世的神情瞬间收敛了起来，子夜灵动的目光从点点星辰中收拢，眸中的犀利淡淡隐没，扶风弱柳般转身，脸上堆出一个恬静温婉的笑，碧玉一般温润无害，“什么事？”

“今日镇远将军凯旋，陛下安排在清风阁夜宴。梅姐姐本该当值，却突然病得起不了床，一时又寻不到其他姐妹帮忙，只好唤我来央求子夜姐姐去替她一替。”

小竹跑得急了，喉间涌上来一阵干涩，不由伸出舌头舔了舔略略干燥的嘴角。

“不过是小事一桩，说什么求不不求的，反正我也无事，马上就跟你去。”两弯秀气的月牙眉闪电般舒展开来，子夜挑眉，笑容如花绽放。

暮霞映影，照得她眸光流转，两点星光中蓦然浮上片刻得色。玉梅如期病倒，看来是青姨在她饭菜之中偷偷下药已经得手。

她抖了抖身上的裙裾，绛红粉白的蔷薇花瓣顿时跌落了一地，缕缕清香乘着夜风腾身而来，见缝即钻地入了她的口鼻，五脏六腑一阵无端舒畅。

子夜墨一般乌黑的眼睛里浸满了融融笑意，抬手做了个请的姿势，小竹会意前行，两个人一前一后，转眼就要出了月洞门。

“子夜……”黑洞洞的院子里，水曲柳制的木门吱呀一声被人从内打开，颤巍巍走出来一个面容苍白的中年女子，疲倦地唤着她的名字。

“娘。”波澜不惊的脸上终有了一丝微微的动容，子夜吩咐小竹立在原地等她，自己一个转身，朝那满是病容的妇人快步奔了过去，“娘身上不舒服，怎么不好好在屋子里静养？”

青丝如瀑，似月华流泻，转身得急了，发丝溅起如珠如玉，一大半全打在自己的脸上，子夜顾不得眼角眉梢传来的阵痛，伸手急急扶住那女子摇摇欲坠的身子。

“不要去！去不得！”恹恹的病容掩不住满目的惶恐不安，穿着淡紫压花束腰单衫的妇人紧紧抓着子夜露在衣袖外一截纤细雪白的皓腕，好似落在汪洋一片之中

的溺水之人，触到了身旁漂过的第一片浮萍，死死不放。

“娘！”子夜嗔叫了一声，低低叹了口气，半是自怜，半是说服，“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皇宫再大，也终有撞见的一天。”

莫娘病势沉沉，缠绵病榻已经一年有余。子夜素来孝顺，不愿她再为自己操心，好多事索性都瞒着她，免得她再为自己忧心如焚。

“可是……我们是发配掖庭的……”迟疑了片刻，盘旋了十年的那一句话，终还是低低地逸出，好似舌尖回旋的百味，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娘，新帝登基都过了十年，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些干戈纷争的陈年旧事，早已灰飞烟灭，不会有人再记得从前的往事。”子夜将云雀般清朗的声音压得低低的，眼神却好似淬了火似的烈，“娘，掖庭当不了我们的菩提净土，终有一日，我会带你回家。”

“回家……”莫娘凄惶的目光一刹那绵长了起来，低颤的尾音落在广袤无际的夜空里，空旷婉转得不似人语。

“子苏，麻烦扶娘回去休息。”好不容易将娘劝了下来，子夜垂眉，长舒了口气，秋水似的眸子瞬间恢复了山涧似的澄澈。琉璃般的目光一转，落在了倚在身后门框上另一个韶华女子身上。

“娘的事不劳你这贵人操心，只求你此去，莫将我们一同害死。”

一样是裁剪简单的碧色宫衫，唯一与众不同的是腰间束的那根绾成别致同心结的桃花红丝绦，万绿丛中一点红，凭空给自己添了几许动人春色，让人不由眼前一亮。子苏此刻秀眉斜挑，一动不动睨着眼前那抹湖水碧的影子，冷冷的声音从静谧的空气中散了开去，漾出一片数九寒冬的冷。

“子苏，你怎敢如此无礼！你……你反了不成？”

未及子夜开口，莫娘已动了怒气，反手挥出一掌，堪堪击在子苏白嫩如玉的脸上，清秀的瓜子脸上立刻印下几道鲜红的掌痕。

子苏猝不及防，莫娘的手掌已如刀刃般落了下来，她不及闪避，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巴掌重重打在她脸上。她顺势一偏，半边脸麻辣辣，好似被火烧过一般疼痛，嘴角一抹霞色殷红缓缓溢了出来。

她呆了一呆，眼泪溢在眼眶里，几乎要落了下来，却倔犟地不肯示弱，只是越发恶毒地瞪了子夜一眼，捂着脸咬牙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莫娘也是一呆，满是病容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揪心的痛，适才那清脆的巴掌声不

似落在子苏的脸上，反而好似打在自己身上，无端地疼痛。

“娘！”背后隐隐传来小竹的叫唤与子苏的怒斥，子夜一脸无奈，沉甸甸的目光里满是说不出的忧郁伤感，却不愿也不能在她面前露出半分。

子夜小心翼翼地扶着她，柔声劝慰：“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生气如此伤肝，娘身体本就不好，何必与姐姐一般见识。”

“莫娘教女无方，养得她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言语刻薄，让公……”莫娘又是感伤又是愧疚，脸上的病容不觉又添了三分，引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咳嗽。

“隔墙有耳，娘莫再说了，子夜心如明镜，哪里有不明白的道理？娘，虽是已过了小满，夜风依旧微凉，还是让我送你回房躺着。”子夜不动声色地打断莫娘的话，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轻轻替莫娘拍打着背。

夜煮月光，天上一碧涵月，静静映在院中的墨绿的小池子里，夜风低吟，如奏晚歌，空气里到处浮荡着蔷薇甜腻的香。莫娘猝然醒悟，惶惶地张望四处，但见四周寂静如禅，唯有风过树叶，响起一阵沙沙，这才松了口气，紧张神色。

夜色如墨，子夜幽长的目光远远伸展出去，不知落在何处，良久，才轻轻地摇了摇头，扶着莫娘进了屋子。

月色正浓，静静地泻在流云滴彩的黄绿琉璃瓦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疏影横斜间，夹了满天的湿意扑面而来，梁枋以及立柱上的用金丝绘成的鎏金盘龙和缠枝金莲，石栏上凤引龙追的雕饰，好似在青烟中浮荡，怒海中穿云，刹那间都成了活物。

四周是粼粼的水，夜风涤荡，月光碎成了金浪，水浪不住起伏，在风中摊成了一袭少女华丽逶迤的裙裾。

重檐庑殿的清风阁临山近水，高三丈，周身用数十根千年不腐不蛀的整根金丝楠木为柱，阁顶覆着黼黻纹花脊筒瓦，垂脊上排着一列九个造型肆意的戗兽与蹲兽，檐角最前面的“骑凤仙人”，凤上仙人衣袂飘飘，裙角飞扬，好似即将飞升而去。

阁内灯火大张，巨烛秉夜，映得华美精致的清风阁灿烂如同白昼，丝竹声明明传来，柔和清丽又细致秀雅，高音清远含蓄，低音悠扬婉转，如听仙乐。

三四个风姿妖娆的艳装女子，青丝飘逸如瀑，流云广袖舒展如风，或轻移，或腾空，或回旋，正做着飞天舞。

阁内捧着夔凤玉卮豪饮的文臣武将，目光迷离，几乎都被这舞姿吸引了去。

子夜不动声色地手捧着饰有覆瓣仰莲与龙身的釉黑花葫芦形倒装壶，立在萧逸的一侧，小心伺候。

明帝萧逸，应天授命，执天宝登基为帝，已过了十年，却不过二十四岁的年纪，正是华茂春松的年纪。

此刻他端然高坐在赤金镂空九龙纹宝座上，右手随意执了盏莹润细腻的莲花白玉杯，低低放在唇上，缓缓浅斟低饮。他的唇角微微勾起，弯成一道好看的弧线，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说不出的慵倦懒散。

子夜无声睨望，只觉他满脸盛起的淡然明净都掩饰不住那双琥珀眼眸之中猝然涌出的深不可测。今夜，她费了万般心思混迹其中，目的并不在他，索性本能地收回了那抹落在明黄盘领龙袍上的探究视线，小心在人群中借机窥探，努力找寻着自己的目标。

“霍将军，本王敬你一杯。嘉峪关一战，霍将军率区区五万人马就击退陈国十万敌军，将陈国统军大将王泽斩在马下，为我大齐夺得了陇西八百里平原沃野，真是国家栋梁啊！”沙哑低沉的声音，夹杂在一片清亮的丝竹声中，几乎被掩盖了下去，偏偏从头到尾散发着一股不容小觑的气势，任声音如何低沉，都无法让人轻易忽略。

“琅琊王过奖了！”

中气十足的男子声音瞬间压过了丝竹绵绵的靡靡之音，洪亮厚实地贯进众人的耳朵里，听得人精神为之一振。

子夜犹如被隆隆巨雷击中，攥着酒壶的手下意识紧了一紧，几乎要将手中握着的瓷壶生生抠出一个窟窿来。

她急忙深呼吸一口，稳了稳心神，凝神微微顾盼，所幸阁内众人的目光都被眼前纷繁复杂的景象吸引了过去，无人注意到角落里小小宫女的一时失态。

卸去了鱼鳞铁甲，凤翅银盔，镇远将军霍顾北尽管换上了淡紫博衣，赤玄高冠，举手投足间，身上依旧散发着行伍之人特有的那股刚毅果敢的气质。

熬过了刹那的心潮起伏，子夜已不复刚才的失色，除了留心萧逸所需，她几乎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目光炯炯的霍顾北身上。

爽朗的笑声里觥筹交错，很快，菜过了五味，酒过了三巡，左顾右盼间，琅琊王萧乾喧宾夺主，笑语晏晏，将宴饮的气氛推到了高潮。



萧逸依旧不冷不热地坐着，偶尔放下酒杯，目光扫过案上摆着的一溜菜肴珍馐，近身伺候的太监总管王海，察言观色地夹起他中意的菜式，放入错金碧玉碗中，讨好地递过去。萧逸有一搭没一搭地咀嚼着，目光痴迷地落在不住回转身舞姬上，对萧乾几近放肆的谈笑声充耳不闻。

霍顾北忽然大笑一声，举起手中握着的玉卮，携了二子霍长宁的手，起身离了自己所坐的锦凳，虎步行到萧乾座前，声若洪钟道：“王爷为国为民，日夜劳苦，顾北这点微薄的功勋，与王爷相比，实在无足挂齿。这是老臣的二子长宁，目前正在臣帐下做先锋，老臣特地带他来为王爷祝酒。”

“哦？号称我齐国第一勇士的少将军霍长宁？”萧乾似乎颇感兴趣，兴致勃勃地放下手中酒杯，魁梧的身子斜斜地靠在身后椅背之上，睁大了眼睛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这才笑意盈盈地点了点头，“果然是丰神俊朗，一表人才，当真是虎父无犬子，霍将军真是好福气。”

“王爷过奖了，长宁愧不敢当。”霍长宁一身紫袍玉带，金冠束发，英气昂昂。他少年英雄，在一众垂垂老迈的朝臣中更显得朗朗如神，听了萧乾的赞誉，面上却没有半分骄奢之色，却对着萧乾深深施了一礼，哄得萧乾顿时心花怒放。

“长宁，还不快敬王爷一杯！”霍顾北轻睨了儿子一眼，似是极满意他刚才的表现，朝他暗中点了点头。

“是。”霍长宁中气十足地应了一声，双手将盛了满满一杯美酒的玉卮高高捧过头顶，恭敬道，“长宁敬王爷一杯。”

“好。”萧乾酒性勃发，不由拊掌大笑三声，随即拍案而起，高举手中酒杯，豪气万千道：“众位随本王一起满饮此杯。”

萧乾贵为天子皇叔，手握京畿六卫，掌管天下半路兵马，门下食客无数，几乎握了齐国的半壁江山，平日里飞扬跋扈惯了，自然不会将懒散不问朝政的萧逸放在眼中。朝臣中大半官员都是明哲保身，拜高踩低惯了，自有那一呼而应的，举了酒杯忙不迭笑意盈盈地立起，附和着霍长宁一起讨萧乾欢心。

一众舞姬正跳到半酣，水袖掷处，袖口挽起朵朵桃花。谁也未曾料到，突变就在须臾之间。说时迟，那时快，舞姬刚刚收拢的水袖随着一个款款扭腰又轻盈向两侧一掷，当中一幅水袖，泼墨般直向萧乾喉间而去。

众人正仰首而饮，丝毫不曾留意那水袖之中，已卷了一把银光闪闪的匕首，匕首宛如银蛇出洞，流云水袖蝴蝶般轻盈地抚过萧乾仰露在空气中那抹白腻的喉管，

匕首挑起刀刃，瞬间如电刺入，时机、力道拿捏得半分不差，逼得在宫中素来机警的萧乾竟连闪避求生的机会都没有。

只听得咣当一声巨响，萧乾手中那盏被琢磨得细润如脂的玉卮已失手落在地上，跌得粉碎，只剩下卮底呈兽蹄状的三足骨碌滚过萧乾身后放的那张紫木椅，叮咚作响。

萧乾只觉喉间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排山倒海地朝他袭来，鼻间呼吸瞬时紧了起来，含在口中未及咽下的一口美酒和着喉间积起的污血，一刹那喷薄出来，溅得满地满身点点碎血，好似开了一地妖异的红花。

喉管已被匕首一刀割开，露出皮下森森血肉，他双手本能护在喉间，薄唇微动，想要说些什么，偏偏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只能“嗯嗯啊啊”地低叫着，发出几个短促的音节。他的面色因痛苦扭曲而瞬间狰狞，体内澎湃的狂性被猝然激起，“啊”的一声长叫，猛地伸手掀翻面前案桌，吊在喉间一口气猝然落下，再也无法提起，高大的身子终于踉跄着倒了下来。

所有一切不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萧乾气绝倒地，众人手中的玉卮尚未离唇，都愣愣地立在原地，呆若木鸡。

“昏君，拿命来！”

显然是训练有素的舞姬娇斥一声，收了脸上的姹紫嫣红，一时间足如铸铁，身挺似板，斜起若桥，猝然飞身朝御座上的萧逸扑了过来。

“保护皇上！”

霍长宁最先清醒过来，大叫一声，扔了手中的酒盏，身如巨雕般腾空飞起，一跃丈远，五指同时在空中化爪，夹着凌厉的掌风朝最先一个舞姬背上抓去。

攻向萧逸的舞姬被他拦腰而截，只得回身迎上，瞬间与他斗在了一起。舞姬们毫不退缩，转瞬之间，手中白练脱袖而出，翻飞如舞，银白的匕首化作几点魅惑的银光，一刀一刀，朝霍长宁周身各大要穴刺去。

不知是谁带头尖叫了一声，清醒过来的朝臣们瞬间惊慌失措，丝竹声不知何时散尽，光洁的地板上横七竖八落着几把筌篲，人群中尖叫声此起彼伏，压过了周围一切的嘈嘈之声，原本朱衣蟒袍，进退有度的人上之人，连带伺候酒宴的太监宫娥，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屁滚尿流，惶惶作鸟兽散去。

座无虚席的清风阁内，霎时间逃了个空，唯有处惊不变的霍家父子反而侧身欺上前去，与舞姬奋力缠斗。

舞姬武功显然都不弱，又在人数上占得优势，逼得霍家父子竟腾不出身来解萧逸身旁之危。

说时迟，那时快，为首一个舞姬凌空跨步，几个起落奔到萧逸座前。舞姬目前一寒，水袖直直向前一掷，白练瞬间化成蛟龙出海，毫不留情地直取萧逸心口。

萧逸好似不擅武功，在舞姬威逼之下狼狈地左躲右闪，几乎没有回手之力。须臾之间，他就被逼到了一侧的卷云龙纹石栏旁，背贴石栏，再也退无可退，眼见那水袖如白蛇吐芯一般啄了上来，萧逸双目向侧一斜，伸手陡然一伸，抓过近旁一个不及躲避的宫女挡在自己身前。水袖过处，宫女凄凄大叫一声，随即目光涣散，身子软倒在地。

子夜夜观天象，见一空星象有异，暗自揣测清风阁内，今夜定有巨变。所以早在萧乾倒地之时，子夜早已侧身避在柱后，躲过众人视线。她仰头纵目，见西天有流星大如斗，奔齐都径直落下，烈烈明光照透大地，耳旁隐隐传来隆隆之声。

她躲在又高又粗的柱子后面，浓墨重彩的目光重重落在全神贯注打斗的霍顾北身上。被刀光剑影笼在一起的一男一女，斗成了一团刺骨寒光，飞速往子夜所藏的柱子移了过来。

子夜秀目紧盯着那团光影中斗得无暇分身的霍顾北，见一紫一红两道人影交错纠缠，渐移渐近，离自己只在咫尺，心中暗暗窃喜。她心念微动，偷偷从怀中摸出一朵形如花钿的六角金花，金花六角锋利，淡蓝寒光隐隐。子夜小心将它捏在掌中，算准了方位，只待霍顾北移身前来，就可甩手而出，一击得手。

“啪——”

身后传来沉闷一击，背心突然灼热生疼，无声无息地被人狠狠向前击了一掌。子夜全神贯注，双眼紧盯在身姿矫健的霍顾北身上，根本不虑背后有它。

背后传来的力道重若山石，灼灼将她压倒，子夜不及回头细看，身子已被这一掌之力带着，重重飞出木柱，身子不偏不倚朝萧逸身前倒去。

舞姬的流水水袖如游龙翻飞，袖端所系匕首寒光似长虹贯日，流星横过，直取萧逸心口。千钧一发之际，子夜身子恰至，好似凭空铸起一道山峦屏障，替萧逸挡下致命一击。

“啊……”身上好似生生被剥了皮肉下来，胸口猛地一疼，痛得她落在喉间的一口气几乎吊不上来。脚步虚浮得好似踩云端，东倒西歪地踉跄了两步，身子如薄纸一张，猝然落在一个微凉的怀里。

子夜倒吸一口凉气，抿紧了泛紫的唇，伸手下意识往胸口一捂，抬起时依稀有见满手满身都是殷殷的血。利器穿身而过，疼痛如一条乖滑的毒蛇游走全身，势如破竹地扩散开来，五脏六腑犹似烈火燎原，疼得她双目迷蒙，双手无力地下垂，翻天覆地的眩晕过后，渐渐没有了知觉。

“拿下刺客！”

清风阁外一阵响彻云霄的怒吼，冲进来一大群手执刀剑的戎装侍卫，很快加入了阁内的搏斗。无数的火把亮了起来，星星点点的火在广袤的天幕下窜来窜去，好似盛开了一地的火树银花，蔚为壮观。

情势急转而下，眼见侍卫如潮涌入，再不收手势难脱身，攻向萧逸的舞姬毫不犹豫地收了水袖，转生长啸一声，与侍卫们游斗在一起的其余几名舞姬立刻收了攻势，手掌向外一翻，指间已各自捏了一枚朱红的药丸。只见几人手腕向前一送，药丸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抛物线，落在了侍卫之间。

“砰——”

爆炸声如惊雷劈过黑云，蒙蒙的烟雾浪潮一般上冲，瞬间涌满了整个清风阁，迷离了众人的眼。

缭绕翻卷的烟雾在众人一阵手忙脚乱的驱逐下漫漫散去，霍长宁睁眼怒看，横目巡视，刺客早已遁去，不见了踪迹。

“穷寇莫追！快去看看皇上！”霍顾北双手一横，沉着立在水阁中央，拦住了欲要跃起追赶刺客的儿子，凛然如带兵点将，上阵杀敌。

内监总管王海颤颤巍巍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手中执着的麈尾不知何时已被削去了一半，光秃秃地滑稽可笑。他惶惶爬到萧逸面前，抬头低低唤了一声，突然面如土色，连平日里尖锐的声音都打颤了起来，“皇上受伤了！”

“皇上——”霍顾北目光如炬，一眼望见萧逸臂上被匕首刺破的明黄龙袍，被暗红的血濡湿了一大片，怦怦跳动的心不由提到了嗓子眼上。

“朕没事……”

萧逸眉心皱成“川”字，望了望撞在自己怀中昏迷不醒的宫装女子。怀中的女子发髻低挽，长发铺陈，额前厚厚的刘海密密垂下，几乎遮起了半张容颜，灯火高炽，烛光打在她失了血色的脸上，依稀映出一张眉目清婉的素脸。萧逸目光微滞，默默望定，脸上冷峻容色猝然微变。

“扶朕回宫，即刻传太医……”些微恍惚怔忡而过，旋即清醒下来的萧逸收了



原本浮在脸上的懒散神色，靠在王海身侧，急急下旨。

痛。

锥心刺骨的痛。

好似黄沙漫道，烈日如金，炙烤着每一颗落进黄沙的尘砾。远处起伏的沙丘半掩着白骨点点，长着褐色绒羽的秃鹫在头顶低低盘旋，孤独倒在沙漠中踽踽而行的旅人，满脸晦败绝望，却已无路可走。

“嗯……”好似身临其境，子夜在天花乱坠的臆想中不安侧身，低低喘气。

“她醒了？”红罗帐前，朦胧地闪出少女模糊的身影，带着无法确定的疑虑，低低地俯身窥探，胸前垂着的一绺长发，无意扫过子夜微闭的眼角，惹得她眉心一阵不自觉的低蹙。

“嘘——轻点，不到惊到了她。”几乎同时伸过来的一只纤纤素手拦在了那盈盈一握的细腰跟前，小声微嗔。

“退烧了。”那只手转而轻轻地落下，修长的手指覆在子夜沁出一层薄汗的额头上，喃喃而语。

“春容，快去禀报皇上，子夜姑娘应该就要醒了。”那只骨肉均匀肤若凝脂的手，在子夜额上探了探，随即抽离，缩在一副刻丝泥金银如意云纹缎裳的衣袖中。

“是。”春容微微撅嘴，面露不满，偏又不敢多说什么，不情愿地应了一声，转身出了梨花纹镂空落地罩，朝外而去。

“水……”耳畔一片听不真切的嘈杂，黄沙烈日，白骨秃鹫一刹那云淡风轻，没了踪影。子夜微微颤动睫毛，星目半睁，恍惚间觉得自己躺在一张柔软如云的大床上，喉咙干涩如火。

“给她。”好像还是半昏半睡间隐约听到的那个绵软声音，轻盈甜糯得如同一块凉凉的印花玫瑰绿豆糕，一口咬过，是那样沁人心脾。

汨汨一道水声过后，一个眉清目秀的青衣小婢端着一只敞口小足的白瓷茶盏，碎步走到靠墙摆放的那张垂花架子床边，弯下身子去喂她喝水。

“朕来吧。”

落地罩后朗朗传来一个男子疏落的声音，将房间里几乎已经停止流动的静谧空气搅得激烈翻动了起来，激得青衣小婢手中那盏满满的茶水几乎全部倾翻了下去，云丝锦被上立刻怒放出零星几朵艳色桃花。

“奴婢叩见皇上——”

“臣妾叩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满屋侍立的宫人，连同坐在红木草花圆桌旁那个珠翠满头，步摇辉耀的端丽女子，都慌忙屈膝趴跪在地上，三叩九拜地朝他行礼问安。

日上三竿，风露消弭，早已经过了上朝的时辰，萧逸换下了玄衣纁裳及十二旒冕冠，穿上了家常的明黄緋金九龙缎袍，头戴凤翅金冠，腰间玉带一围，用一个鍍花鎏金虎形带扣扣住，带上垂着葡萄花鸟纹金香囊，越加显得长身玉立，丰神朗朗。

他低头，琥珀色的眼珠扫过一屋的莺莺燕燕，看不出喜怒的目光最终停留在那个华服高髻的女子身上，眸子中已有了隐约怒意，却端着脸不动声色，只放低了声音淡淡道：“原来皇后也在。都起来吧。”

他的声音极淡，口气寻常得好似蜻蜓点水，落在皇后纤瘦的身上，却似字字都有千钧之重。皇后垂头俯倒在地，只觉眼前一道夺目的明光闪过，满眼都是萧逸袍襟下端绣着的波涛翻滚的江牙海水。听到萧逸口中隐匿的愠怒，她的身子明显颤了一颤，却依旧垂眉顺目地不敢开口辩驳。

萧逸冷哼一声，起身绕过众人，迈开虎步，径直走到床边，伸手去接青衣小婢手中的白瓷茶盏。

紧跟在萧逸身后的春容慌忙走上前去将跪在地上的皇后搀起。皇后抿了抿几乎失了血色的双唇，整了整脸上的神情，强颜欢笑着讨好：“皇上身上有伤，龙体为重，这些小事，还是让臣妾来吧。”

说着，便自作主张伸手去接萧逸手中的茶盏。

萧逸挺直了身子坐在床沿，睨着眼冷冷盯着皇后伸出的手，沉着脸不怒自威：“朕刚才说了什么，皇后听不到吗？”

皇后满心期待却碰了个钉子，无端引来一顿斥责，露在空气中那一段水葱般娇嫩的手指猛地一僵，再也无法朝前移动半分。她尴尬地收回了自己的手，脸上讪讪地白了又青，垂下头眼脸微翕，几乎泫泣欲泪。她不愿在宫人面前失态，忙强咽委屈，深吸了一口气道：“臣妾惶恐，臣妾知错。”

“既然知道错了，那还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回你的椒房殿去。”萧逸眉目不动，冷冷丢过去一句话。



皇后涵养再好，终究不过是个养尊处优的荏弱女子，在家时又哪里受过这种委屈。见萧逸话不投机半句多，眉宇间掩饰不住对她的深深厌恶，如何还能忍得下去，眼眶瞬间浮起红肿，那泪就如断线的水晶珠子，簌簌地滚落下来，噼啪打在绣了密密一匝儿凤穿牡丹的云锦衣襟上，很快濡湿了大片。皇后不住咬唇，强忍着不敢哭出声音来，只得掩面垂头，提步冲出了云意殿。

“娘娘。”春容大惊，慌忙朝萧逸行了一礼，率领手下宫人拔腿追了出去。

维持了十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第一次，萧逸终于用雷霆之力毫不掩饰地在前人前落了皇后的面子。后宫飞短流长，见光就长。只怕不用等到明日，皇后就要成了后宫的笑柄。

“都下去。”琥珀色的眸子终于颤颤而动，深邃眼中，好似蕴着一潭清幽的死水，散着青冷的光，触目惊心地质虐。

“是。”

天意从来高难测。宫女们垂眉顺目，不敢触怒龙颜，连大气也不敢多喘一口，忙凝神行礼，鱼贯退出了大殿，连贴身太监王海也在萧逸不动声色的暗示下大步出了云意殿，执了麈尾守在门外。

床上的女子睡颜安详，双目紧闭不动，长长的睫毛微微向上翻卷，又密又长，好似给那双眸子安了一道墨色垂帘。薄薄的唇抿紧如弧，因为失了血色，又少了胭脂点缀，越发显得色淡如水，唯有那蜜色的肌肤还似凝脂一般甜润，清爽得好似滴得出水来。厚厚刘海齐眉遮掩，越发显得她小小尖尖的下巴瘦削楚楚。大约睡正半酣，一张素颜之上流露出婴儿般无害的神色。

萧逸收了眸中清冷，审视的目光落在子夜安详无害的脸上，莫名徘徊流连。他突然伸手，毫无预兆地朝子夜额上抚去。

“水。”微曲的五指刚欲触到她的额上，静静躺着的子夜猝然睁目，望着他微微张口。

几乎与之同时，萧逸伸在半空的手如风缩回，转瞬俯身托住子夜的后颈，将她的上半身扶起来揽在自己的怀里，将另一手中的茶水小心地喂到她口中。

“嗯……”

似干涸的大地突降了一注甘甜的琼浆玉液，淋漓的湿意从喉间倾泻脾胃，似潺潺的溪流一线落肚，五脏六腑都舒畅了起来。子夜满足地发出一阵呓语。

“皇上？”